

# 策政陸大的本日

著夫乃柳



書叢白黑



M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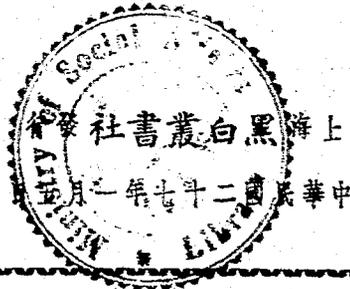
D829.313

110

五之書叢白黑

策政陸大本日

著夫乃柳



962  
4715

04536

# 日本大陸政策目錄

第一節 談往事明治維新……………二

一、舊制度半面翻倒

二、新發展全般西向

第二節 定國策田中上奏……………一五

一、獻陰謀囊括滿蒙

二、顯本相獨霸東亞

第三節 九一八火燒遠東……………三四

1



3 2168 9464 6

一、一帆風活剝生存

二、三原則變本加厲

三、北進大陸功虧一簣

四、南下海洋策定雙重

第四節 察現狀外強中乾……………六〇

一、幾重負擔內政迭生變化

二、一意孤行外交頓感棘手

第五節 估前途凶多吉少……………八〇

「故歷代內閣之施政於滿蒙者，無不依明治大帝之遺訓，擴展其規模，完成新大陸政策以保皇祚無窮，國家昌盛。」

「按明治大帝之遺策，第一期征服台灣，第二期征服朝鮮等，皆已實現。惟第三期之滅亡滿蒙，以便征服支那全土……尙未實現。」

——田中奏摺

## 第一節 談往事明治維新

### 一 舊制度半面翻倒

話說靠近亞洲大陸，突出於太平洋面，有一個島國。這島國的面積原來不大，一共只有三十八萬二千多方公里。生存在這島國上的人，據說老是每天先和太陽行見面禮，所以他們就把自己的國家，稱爲「日本」。

現在說起這個國家，幾乎等於「談虎色變」。幾年來她在東亞的橫衝直撞，把那「和平」的隣居，打得頭破血流，她還不肯干休。於是大家對她，都另眼相看，特別恭送她一塊黑字大招牌——東方侵略的軍事帝國主義。

這塊招牌，掛在島國的大門上，說起來也不過五六十年的歷史。如果比起她的老大哥：英吉利，美利堅，法蘭西，德意志，意大利之流，她簡直是個後起之秀。但是這個後生是怎樣發跡起來的呢？而她一發跡爲什麼就帶着一副兇神惡煞的面孔，硬向着她的「善隣」明奪暗搶了那麼多的土地與財產呢？這真算得是「後生可畏」了。

原來這回事是有着一段歷史姻緣的。話說六十多年前，這個島國裏，曾經鬧過一次大亂子。那時出現了一個聰明的皇帝，他一登基的時候，就覺得自己是坐在空虛的「寶座」上，眼見「幕府」的跋扈，早已沒有把皇帝放在眼裏；而且把這小小的島國，弄得軟弱無能，窮亂交加；對內不斷激起人民的反抗，尤其是十七世紀以來那些破產農民的暴動，簡直無法鎮壓；對外又不能防禦西洋人的侵略，而且還訂下了許多喪權辱國的條約。這位有爲的天子，於是聖心

大感不安，想到德川幕府的專橫和「鎖國」政策的錯誤，靈機一動，就召來了一些比較進步的臣僚，要他們打個主意，來挽救島國的危機。

羣臣之中，倒也有些傑出的人才，像大隈重信，山縣有朋，西園寺，大山巖，井上馨，松方正義之流，他們都和新興的地主資產階級，如三菱，三井，住友，安田這些財閥有了勾結，而這些新起的財閥，要發展他們政治的經濟的勢力，對於德川幕府維持封建制度的腐敗政治，早就深爲不滿；那不知道世界大勢的德川，在其統治之下，豈但農民叫苦連天，就是靠剝削農民吃飯的一些諸侯（藩），也因而顯出窮相，自然一向靠主子們津貼過活的「武士」，更不能不流落去做「浪人」。同時，外國勢力的侵襲，已使日本海的海水，翻起驚濤駭浪。那號稱「大熊」的帝俄的探險船，從一七三九年，就不斷地在這島國的沿岸，伸展黑爪；一七九五年，從歐洲島國上，初次帶了許多「廉價商品

「；新興勢力的美國，更於一八五二年，由潘萊提督（Commodore Perry）率領的艦隊，衝破了這個封建國家閉關的門戶。自一八五八年六月起，可憐的島國正和她今天的「西隣」一樣，在「利益均霑」的借口之下，相繼與美國，俄國，英國，法國，荷蘭，葡萄牙，普魯士，瑞士，比利時，意大利，丹麥等國，簽訂了許多不平等的條約。

島國上下，在內亂外憂交相煎迫的形勢下，使這位聰明的皇帝，採納了那些重臣的獻議，獲得財閥的支持，利用民心的叛變，於是決心高唱「尊王攘夷」的口號，實行揭起推翻封建勢力——所謂「倒幕運動」——的旗幟。

且說當時的「幕府」，在四面楚歌怨聲載道的大包圍中，已經成了「強弩之末」。而那些割據一方的大藩，早在十九世紀中葉，就已各自獨立。於是一時「倒幕」的烽火，舉遍島國。幸運的天皇，得到薩摩藩的西鄉隆盛和長州、

安藝諸藩的擁護，大家都起兵勤王，一八六八年一月，在伏見地方，把幕府軍打得一敗塗地。所謂「明治維新」，就這樣舉行了開幕禮。

明治大帝，既然征服了「幕府」，想到這次的成功，多虧得那些藩閥（即今日軍閥的前身），財閥及重臣們的賣力，自然少不了要來一番論功行賞。明治二年（一九六九年）時，這位天子，開始模仿西歐國家的形式，組織了新政府。不過參加這個新政府的大臣，還是以那些封建思想的軍人，佔主要的地位。那「倒幕」有功的西鄉隆盛，特別獲得欽賜的「元帥」頭銜。

島國統治者的組織，雖說轉變成一番新氣象，但是普遍於島國的封建遺毒，却並沒有完全肅清。「幕府」時時刻刻都在企圖死灰復燃，所以就在明治七年以後，還不斷地發生叛變。後來，竟連這位西鄉隆盛將軍，也在明治十年舉兵造反，這是日本歷史上有名的「西南戰爭」。

這回叛亂，也是靠了軍閥的武功，經過很大的犧牲，才得鎮壓下來。那在明治二十二年出任內閣總理的山縣有朋，就是從長門閥出身，在這次平亂中賣過最大氣力的軍人。

島國經過這次內亂後，明治政府，才慢慢地替日本資本主義開闢一條大道。那些軍閥也才統一在日本整個資本主義的體系內。

明治維新的偉業，到這時算是奠定了基礎，然而這島國的歷史，一向是在封建軍事勢力支配之下，就是這位有作爲的明治大帝的宏圖，也還是靠着這些武夫在撐持門面，所以雖然明治十八年以後，樹立了西歐式的近代的國家的行政機構，三井財閥支持的伊藤博文做了第一任內閣總理；然而陸軍省的大權在握，依然不脫舊時藩閥的老調，不過將外衣改裝一下吧了！很顯然的，那些財閥們，既沒有建立起自己的武裝，還免不了要靠這些戰神來維持他們的利潤。

所以明治維新，日本固然鑄起了資本主義國家的臉貌，可是舊制度——封建勢力——只不過翻倒半面吧了。隨着資本主義的向外發展，便不由得暴露出那副軍事帝國主義的兇相。

## 二 新發展全般西向

果然，這個島國，從此翻身以後，內部的經濟關係，雖說沒有完全變革；可是已經有一部分，從經營實業和商務上，慢慢地發跡起來。對於外來的侵略勢力，也想法去抵制了。那些從歐美回國的留學生，又帶回許多現代科學的知識，機械的技術也搬來了。明治三年到五年間，西洋的技師替島國開始建築鐵路，同時，法國式的製絲工場也有了；從那時起，造船所、士敏土工場、玻璃工場、絲織工場、製糖工場、印刷工場這些新興資本主義制度的貨色，都

相繼替島國增光不少。到了明治十三年，那最新式的金融機關——銀行也誕生了，橫濱正金銀行和較後二年成立的日本銀行，一直到今天，還支配着島國的整個經濟運命。

幸運的明治天皇，一手把深陷在泥沼裏的島國，拖出到水面上。但是當他舉目四望的時候，不免大吃一驚。使他吃驚的，有兩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先天不足」和「後天失調」。這個貧弱的島國，大部分還是破產的農村，不光是封建的殘餘沒有肅清，而且還找不出培植資本主義生產的許多原料。那些發展重工業必需的煤鐵，在島國上簡直是「鳳毛麟角」：大地說，藏在日本地下的煤鐵，頂多不過六十五億噸，只占全世界的百分之〇。一；鐵礦也只要一億五千萬噸，每年都要向中國、印度、澳洲、馬來半島等地方去買，這樣就得花上四、五千萬日圓。煤鐵沒有，已經阻礙了島國發展的



前途；再加上那些供輕工業用的必需原料——棉花、羊毛之類——也不出產，使這個新興的資本主義國家，首先就感到營養不良。每年一定要從美國、埃及、中國、澳洲買進大宗的棉花羊毛，才能使大坂等處紡織工廠的機器，不致挨餓。除此以外，供軍事上用的煤油及有色金屬和其他化學原料品，在這個島國上，更是可憐，有的是「滄海一粟」；有的簡直是「天生絕緣」。

第二件大事是「生逢不辰」。當這個島國隨着太平洋的海風吼起來的時候，世界上的幾個資本主義老大哥，已經到處張牙舞爪，搶完了殖民地，只有那負着幾千年文明歷史的「西隣」，倒是一塊尙未被強盜屠刀割完的肥肉，但它那時還保持一副紙老虎的面相。然而這被四周碧油油的海水，緊緊地激盪着沿岸的島國，由於內部的緊急變化，正好像將爆發的一座活火山。工商業的發達，資本的積累，人口的增加，不得不隨着日本海的海嘯，不斷地起着暗潮，

向東亞的大陸衝去。

當這位聰明的皇帝，慧眼觀察到這些現象，於是龍心感動，就和那一班爲國盡忠的臣僚，商量定國安邦的大計。自然，羣臣集議的結果，大家都主張只有向西衝開太平洋的海水，從亞洲大陸殺出一條血路。從那時起，伴着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就奠下了所謂「大陸政策」的基石。

「明治大帝之遺策，第一期征服台灣……」這句話，雖說在二十七代內閣總理田中義一的奏摺中才提出；事實上，日本歷代軍閥內閣，從伊藤博文起一直到目前的林銑十郎止（其間雖有一些政黨財閥的代表，但都受軍閥勢力支配的），無不「誠惶誠恐」，繼續實施「大陸政策」。遠在明治七年，借口日本商人被台灣土人殺害，「帝國」的大兵，就實行侵入過台灣。而當時西鄉大將的「征韓論」，也曾鬧得滿城風雨。

這些還不在話下，「大陸政策」的刀鋒，就是要戳穿中國這個紙老虎。果然，明治二十七年（一八九四年）中日一戰，把滿清政府的海軍，打得個落花流水。那曾爲日本帝國主義建立奇勳的維新功臣伊藤博文，就榮任第二次的內閣總理。中國從此以後，已被這個島國拆穿了西洋鏡，看作東方的「睡獅」了。其後，一九〇四年日俄戰爭的結果，這砍斷了「大熊」之爪的新興資本主義國家，更是獲得了爭霸東亞的機會。這些，都是說明日本資本主義的發跡，一貫地靠着「大陸政策」在撐腰；而愈要使日本軍閥財閥們的腰不致彎曲下去，他們就得愈要加緊「大陸政策」的侵略行動。

自明治維新起至第一次世界帝國主義大戰止。島國向外發展搶得的土地，

計開：

名稱	年代	面積（方公里）	取得經過
----	----	---------	------

千島羣島	一八七五	六・〇六八（方哩）	自動佔領
小笠原羣島	一八七七	二八（方哩）	同上
琉球羣島	一八七九	二・三八六	從中國奪取
台灣及澎湖列島	一八九五	三五・九七四	中日戰後割讓
樺太（庫頁島南部）	一九〇五	三六・〇九〇	日俄戰後割讓
關東洲及滿鐵附屬地	一九〇五	三・七五三	同上
朝鮮	一九一〇	二二〇・七四一	從中國割取

這些舊賬，就請學過現代新式簿記的會計師，也不一定算得很清楚，可是一檢閱中國的失地簿，總可以說是「有數可查」。這正是「明治維新」開島國之光榮：「大陸政策」種中華之慘禍。要知後事如何，請看下節分解。

「如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須先征服支那。倫支那完全可被我征服，其他如小中亞細亞及印度南洋等異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於我。使世界知東亞爲我國之東亞，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遺策，是亦我日本帝國存立上必要之事也。」

「如欲造成昭和新政，必須以積極的對滿蒙強取利權爲主義，以利權而培養貿易，此不但可制支那工業之發達，亦可避歐勢之東漸；我對滿蒙之權利如可真實得手，則以滿蒙爲根據，以貿易之假面具而風靡支那四百餘洲，再則以滿蒙之利權爲司令塔，而攫取支那之利源，以支那之富源而作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島以及小中亞細亞及歐羅巴之用。我大和民族之欲步武於亞細亞大陸者，握執滿蒙利權乃其第一大關鍵

也。」

——田中奏摺

## 第二節 定國策田中上奏

### 一 獻陰謀囊括滿蒙

話說昭和二年（一九二七年）日本內閣總理大臣田中義一，他是繼承軍閥山縣有朋的系統，在中日與日俄兩次戰爭中，都建立過大功。他是一位虎狼爲心的大將，專門主張侵略中國的好手。他的聰明，就是「破壞中國的統一」，「延長中國的內戰」。他曾支持過岑春煊、唐繼堯之流，破壞國民黨；勾結過北洋軍閥如張勳、段祺瑞之輩，阻止國民革命；他也曾慫恿過奉直戰爭，而當北伐軍攻克濟南之時，還製造過屠殺中國軍民的「五三慘案」（民國十七年）。

這一大串血淋淋的悲劇，都是他一貫陰謀的結晶。

當他坐在相府裏籌思國策的時候，他想到伊藤內閣時奪取了台灣，桂內閣時吞併了朝鮮，實現了明治大帝第一二期的大陸政策；大隈內閣時不僅和德國宣戰（歐戰），而且還向袁世凱提出過「二十一條」無理的要求（一九一五年）。想到自己做了內閣總理，竟毫無半點豐功偉績，這如何能夠對得起日本的地主資本家。因此，不免憂心忡忡，自慚形穢。同時，他又看到這「先天不足」的島國，國內不斷發生恐慌與騷亂，地主財閥們的利益，眼看就要大成問題，帝國發展的前途，也在在都感受到打擊和阻碍；而他自己身負這樣重大的使命，豈能不想出一個萬全之策，「以保皇祚無窮」。一時，心血來潮，就在昭和四年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七日間，召集了滿蒙有關的文武百官，開了一次東方會議，決定了对滿蒙的積極政策。七月二十五日，他更「誠惶誠恐」地忙將

奏摺呈進宮去，奏上一本。

話說當時昭和大帝，展開奏摺，用御目觀看，只見上面寫道：

「所謂滿蒙者，乃奉天，吉林，黑龍江及內外蒙古是也。廣袤七萬四千里，較我日本帝國國土（朝鮮及台灣除外）大逾三倍。不惟地廣人稀，令人羨慕，其農礦森林等物之豐富，亦無其匹敵。我國因欲開拓其富源以培養帝國永遠之榮華，特設南滿洲鐵道會社，藉日支共存共榮之美名，而投資於其地……」——對滿蒙積極政策

「茲所謂滿蒙者，依歷史非支那之領土……必須闡明滿蒙領土權之真相以公諸世界。得有機會時，為得寸進尺之方法而進入內外蒙古……」——滿蒙非支那領土

「滿蒙既為舊王公所有，我國將來之進出必須以舊王公為對手，方可以扶持其勢力。此後接派多數退伍軍人密入其地，以便操縱其舊王公。待我國民移住多數於內外蒙古時，其土地所有權先用十把一束之賤價而買定之。待時期一到，則內外蒙古均為我有。」——對內外蒙之積極政策

「朝鮮自與我合併以來，雖可一時小康；無如歐戰後，美大總統倡民族自決……而朝鮮民心亦爲所煽，其不穩空氣，充滿鷄鳴八道……然朝鮮民移住東三省之衆，可爲母國民開拓滿蒙處女地，以便母國民進取……一面利用有歸化支那國籍之鮮民，盛爲收買滿蒙水田地，而另由各地之信用合作或銀行，或東洋殖會社或滿鐵株式會社，通融彼等有支那籍鮮民之資金而作我經濟侵入之司令塔也，亦可作我食料之增產，以救國危。是亦新殖民地開拓之一機會……彼東三省政府如敢以朝鮮民而制我，我則用兵之機會可以急速矣。」——朝鮮移民獎勵及保護政策

「我國所扶植之鐵道，多在南滿，而爲富源之北滿尙多不可及……此後必須以軍事爲目的，建設滿蒙大循環線，而可包圍滿蒙中心地，以制支那之軍事政治經濟等發達，亦可防杜俄國勢力之侵入。此乃我國之新大陸造成上最大必要之關鍵也……赤俄雖衰，其滿蒙進出，仍然不怠……必須藉奉天政府爲楔子以阻其勢力南下爲題，以得寸進尺方法而強進北滿地盤，以便取其富源。南可制支那勢力之北上，北可制赤俄勢力

之南下。如欲與赤俄之政治或經濟相角逐者，必須驅支那爲前驅，我方可督支那於背後，以防避赤俄勢力之伸張；而我另以秘密方法與赤俄提攜，而制支那勢力之增長，以免妨害我滿蒙之既得權。」——新大陸開拓與滿蒙鐵道

「我對滿蒙鐵道急欲實現者如下：一、通遼熱河間鐵道……在滿蒙鐵道中以此線爲最有軍事及經濟之價值……如欲完全與內外蒙古王公握手，非賴此鐵道不可；如欲以我日本之腕力開拓蒙古者，非此鐵道不可。蓋我帝國對內外蒙古之浮沈，盡在此路線耳。二、洮南至索倫鐵道……賴此鐵道而侵入內外蒙古……以發展我國運於無窮。三、洮長鐵道之一部……滿蒙之富源悉集北滿，此路如成，我對北滿之進出頗爲便利，且可打倒東青鐵路，而培養南滿鐵路利益……而此長洮線沿路，地廣人稀，其土地之肥沃，雖五十年間不下肥料，亦不恐無收成。此鐵路如可執在我手，則北滿及蒙古之富源，盡爲我有矣。四、吉會路，按此路如成，即我新大陸之成功……斯時也，我把此交通大動脈之權，可以不客氣的侵略滿蒙，實行明治大帝第三期滅亡滿蒙之計劃也。

如是即太和民族征服世界矣。」——我對滿蒙鐵道急欲實現者

「……我政府對在滿蒙之商人……今後擬盡力擴張「共同協作機關」，由各輪船公司及南滿洲公司，付與特大之運費折扣，再由關東廳及滿鐵通融其低利資金，以期戰勝支那商人……進而可扶滿蒙特產品以擴之於世界也。」——對滿蒙貿易主義

「至中南支那各地應消費之豆數甚多，皆可由我國一手而供彼。按支那為世界油倉國民，倘有事之秋，我如禁止豆油及豆類，不供給於中南支那，則支那全國民之生活，必受威迫……我則可以賤價之豆餅，以救我國內產米之用。更可從撫順及新邱之煤，抽收農肥，以征服支那全國之農業……此為新大陸建造上不可缺少之手段也。」

——以大連為中心，建築大連會社以執東亞海交通之大動脈，與浦滿鐵道海陸相呼應，稱霸於太平洋

「我國民之於滿蒙不能極度發達者，皆被銀本位所累也。然支那政府堅執銀團為本位，而我金本位受害如左，是故不能確立我殖民地經濟之基礎，不能期待新大陸之

完成……蓋支那銀票之紙幣信用如不打倒，則我國金票之於滿蒙，永無發展之日……依上種種之關係，必須打倒其不換銀票之假面具……我則借此而擴張金票爲本位，以期壟斷滿蒙經濟及財政，進而迫東三省當局，聘請我國人爲財政顧問，以便操縱其金融與財政……——實行金本位

「此後不論何國，如欲投資於滿蒙者，我必須進而歡迎。切不可徒任支那政府與債權國自由行動，因欲使國際共認滿蒙地帶之政治及經濟之實力皆執在我手……」

### 第三國投資於滿蒙之歡迎

「總而言之，藉國際資本家之投資於南滿鐵道公司，以期混淆世界之耳目，而我乃可任意猛進滿蒙……」——南滿鐵道公司變更經營之必要

「製鋼事業之盛衰，關係國家之強弱頗大……然我國對鋼鐵問題尙未解決者，因乏原礦所致……豈料滿蒙地方散在之鐵礦……有非常之巨額……我日本得有如此大量之鐵及煤，則七十年間之鋼鐵可以自給自足，而不仰鼻息於他國……則我日本欲爲世界第一

國之要素成矣。」——鋼鐵問題

「煤油一物，亦我國最欠缺之要品。幸我所有撫順煤礦之岩層，含有油岩之量共五十二億噸。有益我國之國防及產業極爲重大。滿蒙之鐵及煤油，既可爲我所有，則我國之海陸軍等，一進而爲金城鐵壁。」——煤油問題

「農肥者爲國家食料政策上，最重要之問題。化學農肥皆以煤炭所抽收之硫酸銨爲原料，而撫順煤炭最合硫酸銨抽取。如有剩餘者，亦可隨帶豆餅而征服全支那及南洋各地之農業。」——硫酸銨農肥其他問題

「碳酸鈉及碳酸氣，乃軍用上工業化學上之重寶。爲滿蒙至多且賤之產物。我如設廠自製，不但可防遇外貨之侵入，又有餘裕可以販賣支那，壟斷其工業之要品。又可使我軍用化學工業原料之自給自足。」——碳酸鈉碳酸氣之事業

「苦土石及鉛爲飛行機，軍用飯盒，醫療器及其他工業上最重要之原料。我國每年只可產區區一噸而已。我滿蒙地內產有此數種礦物，不啻上天欲惠我日本之幸

顧。——渣土石及錫澤漢

「我如欲實行攫取北滿之大富源，進而速成新大陸以完成明治大帝之遺策者，必須先移民於北滿，以便鎖塞俄支之親密連絡，而取其富源，亦可制赤俄之虎視而壓支跡之制我。」——兩滿鐵道公司變更經營之必要

「滿蒙新大陸之造成，爲日本立國上至重且大之問題，故必須設立拓殖局以專管其事。使滿蒙政治中心點，集於東京。夫如是，我對滿蒙之一舉一動，國際之輿論，必無有材料可先發制我矣。」——拓殖省設立之必要

「大凌河流域浮地餘廣……料將來必定繁榮……容有機會之日向支那政府交涉其開拓權……而作熱河及蒙古進入之媒介。」——京奉線沿岸之大凌河流域

「近因支那內亂，支那民以萬馬奔騰之勢，流入滿蒙……如不設法以驅逐之，不出十年後，我在滿蒙之移民政策，反被支那拓之爲驅我政策。故定於可到範圍內，利用我警察力以挾制之……不但可避支那移民之侵入，並可把持原動力之勢力，以潦倒

滿蒙之工羣界也。」——對支那移民侵入之防禦

「唯學校之設施，此後須擴張施設男女師範學校，以期薰育支那之教育人才，而造成東三省民永遠親日之根本。」——病院及學校之獨立經營對滿蒙文化之充備

皇帝看完手本龍心大悅，覺得田中的計劃真是「法良意美」，不愧爲日本帝國主義的忠臣孝子。於是點頭稱善，決心將大陸政策定爲國策。

田中自奏上一本以後，喜不自勝。上既可以完成明治維新後的遺策，使日本帝國主義有無窮的發展；下又可以擴大日本地主資產階級的利益，使自己的地位得以保持穩固；而且還替後人立下不少的教訓。雖然目前的計劃，還只限於「囊括滿蒙」，但將來的前途，定可征服整個支那，稱霸世界。雖然目前還只限於準備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侵略的初步工作，但具體周密的步驟已

經營之熾熱，只要「時機」一到，就可垂手而得。所謂「策之優，計之善」，真是「莫過於此」了。

國策既定，端賴實行，於是田中就把他計劃中勾結滿蒙土著王公移民東北，實行政治侵略的陰謀；以「經濟提攜」爲名奪取滿蒙特權的經濟侵略陰謀，建築鐵道以利進攻的軍事侵略陰謀，設立教育機關的文化侵略陰謀，都日夜加工趕製。這樣就替後來的萬寶山事件，樹立傀儡政權，武裝移民，設立特務機關以及在東北華北建築許多便利於軍事交通的鐵道，高唱經濟文化提攜等等，今日猶懸在中日外交家口頭上的侵略政策，預先定下了基礎。這也就是日本的大陸政策，到這時才明顯的成爲進攻中國的具體國策。因爲從此以後，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對象不是中國的藩屬，而是「破壞中國領土主權的完整」了。

## 二 顯本相獨霸東亞

且說田中既把大陸政策，搬上侵略中國的議事日程，忽然想起這個火燒東亞的計劃，不敢輕舉妄動。要宰割這「東亞的病夫」，倒算不得一回事；但是那環視在中國四周的，還有那麼多不好惹的傢伙。歐戰以後，德國雖然打了敗仗，退出帝國主義鬥爭的戰場，但暴發戶的美國却代之而起，成爲爭霸東亞利權的一個勁敵。老大的英國，依然不斷地在稱雄道霸。而俄羅斯這匹「大熊」雖然已經一變而爲社會主義的蘇聯，放棄了過去帝國主義爭奪殖民地的企圖，但是由於這個新社會同情於弱小民族的解放運動，能夠幫助被壓迫者的翻身，在帝國主義者看來，不僅是眼中釘，并且是一種「罪惡」的泉源。而中國當時，就是包圍在這幾種勢力之中，不斷地在找尋她自己的新出路。

這位日本帝國主義的忠臣，左思右想，要能使得大陸政策實現，就非把上述幾種勢力，排除於東亞之外，把東亞的大門關起來不可。因此，他就考慮到美國的「門羅主義」，是美國稱霸西半球的妙策；那麼照樣來一個「東亞門羅主義」，難道不是「帝國」的光榮嗎？然而當他想起美國雖說關起美洲的大門稱霸，但終於還難免英國勢力的競爭；日本要想一口獨吞中國這塊肥肉，的確也有些不敢；因為一方面，九國公約，華盛頓條約，那無異是世界帝國主義加在東方獵犬頸上的雙環；同時另一方面，中國人民，並不完全是獸子傻瓜。他聽過「五四運動」和反對「二十一條」的故事；他知道五卅慘案的鮮血，已經奔放成中華民族大團結的反帝怒潮。他還親眼看見北伐軍的節節勝利。中國人民是正在和一切罪惡的勢力苦鬥着。然而就從日本說，國內政局，並不是什麼天下太平，一九二七年的金融恐慌的餘威，依然陷日本資本主義於多災多難

的境况。處在這種種情勢之下，儘管田中滿腹經綸，懷抱大計；但實際上還不能不顧全「國勢」而不敢公然做出蠻幹硬幹的行爲。

田中既自作聰明，所以在他的奏摺中，沒有說到馬上「關上東亞大門」的話，他還很巧妙地迎合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打出「第三國投資滿蒙之歡迎」的官腔。同時，就在侵略中國的陰謀中，也僅僅說到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軟性」進攻的工作，而「硬性」的軍事行動，還再三地說明要等「如有機會」。這些地方，在在都是給他的後人以深刻的教訓的。

然而這一位三頭六臂（他一身兼總理，內相，外相三要職）的侵略統治者，却決沒有放棄獨霸東亞的野心，決沒有忘懷排斥其他國家在遠東的勢力。只要翻開他的奏摺，便能一目瞭然：

「向之日俄戰爭，實即日支之戰。將來欲制支那，必先打倒美國勢力！」——對

### 滿蒙之積極政策

「特如歐戰後之美國，與英國暗合，一舉一動，每欲牽制我國對支之施爲。然我國爲獨立計，不得不與美一戰，以警支那及世界。」——吉會線乃樹立我日本海爲中心之國策

「如蒙古羊之產毛……其價格之賤，生產之多，品質之優良等可謂在世界暗室中之大富源……蓋如此之富源，尙未敢被知於世界，以防欠毛國之英美與我競爭……」——  
通遼熱河間鐵道

「又有美國人利用英國資本家，欲投資開築葫蘆港，因此第恐支那政府受迫……  
牽入英美金，反增我在滿蒙之勁敵。」——新大陸開拓與滿蒙鐵道

「我國最近之將來，在北滿地方，必須與赤俄衝突……因北滿之富源，我國再與赤俄一度角逐於滿蒙曠野……實爲國運發展上勢所難免者也。」——空前

這些不僅是排斥他國在遠東勢力的表示，而且是暴露出以準備戰爭來獨霸

## 東亞的本相。

果然，兩年後九一八火燒遼東的火種，原來在田中內閣時代即已佈置妥當。自經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恐慌爆發以後，這個貧弱的資本主義的島國，實在受不了太平洋海水的浸噬，島國內部如再不打開向外侵略的新道路，那舊有統治階層的地位和權利，就大有朝不保夕之虞；而這一向外侵略的指標，當然是實踐田中的計劃，對準中國的領土主權，從暗中的偷竊行爲轉變爲明火打搶的軍事進攻了。

田中奏摺，在今天看來，雖說已成爲明日黃花，但其中暴露出來的日本大陸政策的好謀險計，就是近五年來血洗中國的金科玉律，使看過他的計劃的人，不能不欽佩這位日本帝國主義的忠僕，的確是胆大心細。然而不幸得很，他的心血結晶，在當時並沒有獲得財閥們的積極欣賞。一九二九年（昭和四年

）他竟被代表日本資產階級的另一大政黨——民政黨打下了台，就在那年的九月，這位侵略的野心家，竟在東京暴死了。正是：空懷壯志，半點未酬身已死；滿腔陰謀，一脈相傳子而孫。要知後事如何，請看下節分解。

「帝國工業之生產量逐漸膨大，近年向世界市場的進出，因而招致歐美列強之嫉視……極力抵制我帝國商品之推銷。帝國雖亦求報復主義……奈此項出入品均為帝國必須原料品，自國從無以自產代替之，於是痛感原料之缺乏與市場之狹小，并痛感原料與市場之獲得，非經相當之艱辛奮鬥不可。而此種地域之獲得，又非與帝國苦幹勢力打成一片，連成一氣，亦難以確係。故於一九三一年九一八發動滿洲事變而佔據之。」

「依帝國大陸政策之滿蒙主義，佔據滿洲之後，必再繼續圖蒙，因蒙古在軍事上為極重要之地區，勢在必得，帝國已不斷地努力矣……故除以種種掩護手段用實力威脅操縱王公等方式外，不願作任何刺激敵國神經之佔領。然則解決帝國原料與市場問題，實不能不注視「易」

於進攻的中國華北……華北誠我帝國之最好新殖民地也。

——松室少將秘密情報

## 第三節 九一八火燒遠東

### ——一帆風活剝生吞

話說一九二九年爆發了的世界經濟恐慌的浪潮，隨着太平洋的波濤，洶湧地從美國西海岸打到東京灣來的時候，把那島國剛好從深淵中救濟起來的金融恐慌（一九二七年發生的），又拖進了爛泥坑。兩年之內，島國的對外貿易，不管輸出輸入，都是全面的減少；工業的生產也減低了；農業恐慌更爲厲害。可憐這小小的島國，那裏經得起這樣的打擊。日本地主資本家的天下大有保持不住的樣子。當時民政黨的濱口內閣中有一批新謀士，外相幣原，就是主張加

緊用經濟侵略中國，當作解除日本「國難」的好家伙。他接着代理過首相，繼任若槻內閣的外務大臣。九一八事變前的中村事件和萬寶山事件，就是這位忠臣和當時說過「滿洲是帝國生命線」的陸相南次郎一手包辦的。果然，那田中遺留下來的「如有機會」，竟被這二十九代孫抓住了。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瀋陽城外的炮聲，就成爲這些謀士們挽救日本大恐慌的唯一出路。不料當時東北的軍事負責人，竟那樣恭順地嚇得雞飛狗走，造成一夜失地千里的新紀錄，讓田中的大陸政策，不費一兵一彈就獲得初步的兌現。南大將因此就調任關東軍司令，做了執行侵略滿蒙的急先鋒。而那繼任陸相的荒木貞夫，更顯露出他是戰神的寵子。他是日本少壯派軍人的首領，是日本急進法西斯的總代表。他驅趕着效忠帝國的皇軍，從瀋陽殺到錦州殺到山海關，殺到吉林黑龍江，幾月之間，眼見中國數千里的錦繡山河，遍插敵旗，無盡藏的富源，盡入敵手。這

樣一帆風順地活剝生吞，使天下後世聞之，無不詫爲咄咄怪事。

這還不在話下。且說當時日本的右傾軍閥，既以破竹之勢，掠奪了中國的滿洲，同時又騙得各帝國主義者的默許，於是另一方面積極在東北進行樹立傀儡政府，佈置軍事進攻的交通機關；一方面又派遣艦隊，想從長江口一直威脅南京政府締結城下之盟，把那泡製的私生子，取得合法的承認。那知那時中國已有一部分不願作亡國奴的軍民，竟不屈服地給予無情的迎頭痛擊，因此就發生了有名的「一二八」戰爭。那被看作「不中用」的吳淞炮台，也出乎意料的奏過奇效，使得「皇軍」三易主帥。結果調來了曾受田中大陸政策洗禮的白川義則大將（田中內閣的陸相），他最後僥倖於中國當局一貫的政策下，締結了淞滬協定，只可憐這位白川大將，却不幸於五月在上海虹口公園內被炸彈血祭了。

一味蠻幹的日本軍閥，得到一二八中國局部抗戰的教訓，同時因戰費的浩

大，又引起國內政黨財閥的不滿，於是看風轉舵，把帝國的大隊人馬，又拖回到滿洲去，準備繼續奪取內蒙，實現北進大陸的第二步工作。

話說那被辛亥革命趕出太和殿的溥儀，二十年來沒有再嘗過稱孤道寡的滋味，自被騙到瀋陽後，竟做了日本帝國主義政治侵略中國的傀儡，從此就把東三省的領土主權，任敵騎蹂躪，滿洲的富源，任敵資開發了。雖說當地的義勇軍隨時都在鬥爭反抗，但是這終於成爲孤軍作戰的游擊隊伍，還是被敵人的狼煙遮蔽着他們偉大的光芒。

日本帝國主義既已大開殺戒，它不達到完全「征服支那」的大陸政策的目的，是決不終止的。本來東三省被奪後，日本的財閥大老闆們已經獲得部分的滿足，同時他們眼見中國人民抗日排貨運動又那樣高漲，東北義勇軍又那麼活躍；想到戰神們所耗的軍費又那麼繁重，心裏頗有些胆寒，不願馬上演出逼人

過甚的行動。可是那些軍閥們却趾高氣揚，得到一部分投資軍需工業的財閥的接腰，硬要繼續蠻幹。那時，一身兼三職的內閣總理犬養毅，畢竟在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五日，吃不消少壯海軍學生的彈丸就一命嗚呼。於是政友會內閣，從此坍台而讓民政黨的齋藤實出馬。這回事，又算日本軍閥的勝利，那位右翼領袖的荒木陸相，自然更是不可一世。所以一九三三年，抓住了中國剿共內戰正打得如火如荼的「機會」，從滿洲進兵熱河，不費吹灰之力，就把不抵抗的湯玉麟將軍，嚇得屁滾尿流，幾天之內，熱河全土盡入敵人掌握。這還不足為奇，接着日本的大軍，進陷長城各口，雖則當時守土有責的將士，也曾抵抗，但卒以孤軍無援而敗退。敵人於是長驅直入我河北滬東一帶，簽訂了「塘沽協定」，劃出了所謂不駐中國兵的「戰區」，也是開關後來冀東偽組織的路線。從此以後，「東四省」才成爲一個新名詞，才普遍地被運用作餽送敵人的

禮物。

這份禮物，實在是打破空前的紀錄，計開：

東三省面積

一、二二一、一〇九、〇〇方公里

熱河面積

一七三、九六〇、〇〇方公里

東三省所產大豆，佔全中國產額百分之七〇

遼寧省所產之灰絲，同上

東三省之森林面積，佔全中國森林面積百分之三七

東北四省馬牛羊三宗，佔中國邊陲四區產額百分之三〇

遼寧所產食鹽，佔全中國產額百分之一五

遼寧省鐵鑛埋藏量，佔全中國總量百分之七九

東北四省煤鑛產量佔全中國產量百分之三六

遼寧撫順石油產量，約佔全中國產量百分之九三

吉黑兩省金鑛產量，約佔全中國產量百分之五〇

東三省電廠發電量，佔全國百分之二三

東三省鐵道長度約佔全中國百分之四一

東三省出口貿易，佔全中國百分之三七

話說日本統治階級，接受這份豐富禮物之後，非常感謝我方「和平忍讓」的盛情；但是那些窮兇極惡的軍閥，却猶饕餮無厭，他們一定要慰明治大帝和田中義一的靈魂於九泉之下，主張積極繼續完成大陸政策。然而這時候，日本的財力，已經弄到山窮水盡的地步，國內人民的反感與中國人民抗日運動的開展，以及國際間的注意，日本軍閥好戰的氣焰，終於沒有馬上獲得財閥們的培養，一時就未能扶搖直上。一九三三年九月以後，那以官僚出身的廣田弘毅做了外務大臣，接着荒木貞夫，也讓位給「統制派」的林銑十郎。到這時，日本

對華的關係，才轉變到另一個新階段。那一幕一帆風順的軍事進攻，才算暫時告一個段落。

## 二 三原則變本加厲

且說廣田，既以皇恩山重，財閥垂青，榮膺了外相，載德圖報，乃是理所當然。於是捧得田中奏摺仔細觀看，覺得裏面實在有不少可以效法的教訓。想起滿蒙積極政策，已經達到一半的目的，坐鎮在滿洲的關東軍，隨時可以進兵蒙古。田中告訴過他們，要征服滿蒙，必須勾結舊有王公，培植其勢力。目下，「滿洲國」傀儡政府，業已功德圓滿，樹立蒙古傀儡政權，乃目前當務之急。靈機一動，成竹在胸。但是他一想到這點小事，本來是前人的熟計，不足以報地主資本家栽培自己的大恩於萬一。於是再把田中奏摺展開一看，只看見

「第三期併吞滿蒙尚未實現」；而以後「征服全支那」的計劃，這裏還沒有具體提出，可是裏面值得採取的侵略方式，却應有盡有。廣田不覺喜出望外，決心要幹出一點驚人的偉業。首先，他就想開闢一條新道路，補足大陸政策不足

的第四期「征服華北」的計劃；第二，馬上進行奪取蒙古的策略；第三佈置侵入華南的準備。

果然，廣田登台之後，一時走「外交途徑」解決中日間一切懸案，調整中日兩國邦交，講「親善」「提攜」的呼聲，就鬧遍了整個東亞。中國一部分喜歡和日本親近的大人先生，真的就被他「軟性」進攻的陰謀騙着了，而與中國利益關係最密切的帝國主義，聽到第二次「萬邦協和」的爛調，也更加強了他們「利益均霑」的幻想。然而事實上却絕不能這麼樂觀。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七日，廣田的大幫手，日本外務省東亞情報部部長天羽，公然發出日本是「安定

「東亞勢力」的聲明。這聲明，不僅沒有把中國放在眼裏，而且是要關緊東亞的大門，叫其他帝國主義滾蛋，讓日本獨嗜中國這塊禁蘊。一時唐甯街，白宮裏的紳士和財主，無不大為愕然，急忙開出「尊重中國領土主權完整」，「維持門戶開放政策」的空頭支票。中國政府，也來一個「顧全體面」的委婉答復。但是這些玩意，似乎還沒有運到東京，就完全沉沒在日本海和太平洋的水中去了。

廣田一眼看到大計成功，實在高興得了不得，終日不去拍軍閥的馬屁，就去尋財閥政客們的歡心，回到家裏，想起田中的遺教，「如有機會」，就得硬幹一下。果然，機會來了，中國的內部正在從江西到西北打個你死我活；意大利的炮彈正在血洗阿比西尼亞。於是當一九三五年中國民衆正要沉痛紀念「二八」戰爭的時候，廣田的「水鳥外交」，「啄木鳥外交」，「協和外交」，

竟搖身一變而爲「焦土」的炮火外交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大軍，從熱河一直打到察東，硬搶去至今猶在敵手的察北六縣。

察東事件，在中國洶湧的民衆抗敵情緒之下，雖說沒有擴大，可是日本一連趁火打劫的進攻，却片刻也沒有停留過，一直到六月，又發生了河北進軍的事件。這時候，日本大陸政策第四期的計劃，可以說是正式開幕了。

河北事件發生後，虧得我們的「善鄰」政策，簽訂了「何梅協定」撤退了河北的中央軍，取消了國民黨黨部。而所換得來的「中日經濟提攜」，原來是「工業日本，農業中國」這一張夷中國爲日本殖民地的賣身契。

這且按下不表。回頭再看廣田的外交，原來是笑裏藏刀的雙管齊下政策：他一面繼續加緊侵略華北培植冀東偽組織，一面又積極佈置內蒙的傀儡政權，從內蒙德王鬧「自治」起，一直到「大元國」的醞釀止，眼看田中的滿蒙政

策，就要馬到功成。

廣田雖見大陸政策步步順利，但是一想到中國人民的「日就覺醒」，英美又逐漸表示不能坐視的干涉，的確是前途發展的一大障礙。於是計上心來，便想出一個錦囊妙計。這妙計共計三道符錄：第一，是用硬功迫中國政府，取締一切抗日運動；第二是用騙術圖樹立中日「滿」的合作制度，使中國承認「滿洲國」；第三是用誘惑實施中日「滿」共同防共的政策，以便擴大中國的內戰，把中國拉進侵略集團。這就是所謂「廣田三原則」。

這個三原則，也算不得新穎的東西，不過是想逼得中國政府在化華北爲日本殖民地的賣身契上，正式畫個「十」字吧了。

果然，接着三原則提出之後，冀東偽組織就不斷地鬧得文進武出，而變相脫離中國領土主權的「冀察政務委員會」也成立了。不幸這當兒，日本右翼法

西斯，竟於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玩出了政變的把戲。但是這位繼承而且發揚光大田中遺策的孝子賢孫，僥倖地又做了總理大臣。這樣便更把「三原則」變本加厲起來。同時，廣田在軍閥操縱之下，樹立了所謂「一元化外交」政策。待那急進侵略中國的「皇軍」第一師團渡滿後，遠東的烽火，早已啓示今日侵綏的信號。

### 三 北進大陸功虧一簣

且說日本自二·二六事變後，廣田雖以奔走於軍閥財閥間，得入相府，但實際上日本的政權已經右傾得非常厲害。陸相的專橫稱霸，簡直無異太上老君。對於國內的壓迫統制，這裏暫且放下不說。單說他對華的侵略，已經夠令人難受。

原來陸相寺內壽一的父親寺內正毅，是繼承長岡山縣有朋的系統，做過大正五年的內閣總理。田中義一就是這個系統的第三代繼承人。而這一次，寺內壽一自己又做了田中的繼承人，自然不免要稟承先人的遺志，做一番光宗耀祖的事業。當他在二·二六事變後出任陸相時，在議會裏不知鬧過好多笑話。他那不帶笑容的面孔，誰也看得出一點不脫軍閥的本色。然而他雖被那些代議士看作「莽夫」，可是他的蠻橫却的確有些令人胆怯。他首先改變了日本政治的作風，排斥議會的干涉。他強化了日本統治者的機構，在第六十八次議會中創立了所謂「三相會議」，使外交和軍事打成一片，命令他的忠僕廣田，有田對外建立積極的一元化外交政策，對內擴大統治者的實力，務必要做到「庶政一新」。那跟着軍閥屁股跑的一羣官僚政客，自然只有「唯命是聽」。

所謂一元化外交政策者，就是配合軍事與外交，同時進攻中國的陰謀，是

日本大陸政策的新的運用。那意味不僅是對中國硬軟兼施，而且是要獨占東亞。自廣田組閣成功之後，三相會議的課題，特別提出對華對蘇政策來檢討。而這兩個對象，恰好就是日本大陸政策屠刀下必需考慮的地方。這早在田中奏摺中已經說得非常明顯。不僅如此，那北進大陸的國策到了這個時期，如果要完成，就非得侵略蒙古不可；同時，要達到侵略華中華南以便征服全「支那」的目的，單單靠北進政策還不夠；所以三相會議的結果，又提出了南下的所謂「海洋政策」。

寺內既然決心幹一番孝子賢孫的工作，對於未竟全功的「第三期併吞滿蒙」的計劃，不能不大賣氣力。在當時，廣田既然已經展開了第四期征服華北的畫面，又配上海軍的南進國策，不消說只要「機會」一到，就不惜把日本幾千萬人民的血汗，拿去血洗中國尚未被侵佔的領土。

話說寺內一再熟思之後，覺得內蒙冀東的傀儡既已培植成熟，雖說中國人民團結禦侮的運動，從一九三六年開始，已有一日千里的發展，所幸喜歡和日本講「親善」的貴人，却大有人在。於是心血來潮，首先便在華北增兵，壓迫「冀察政務委員會」不斷地改組，不斷地增強「共同防共」的實效。其次，便授命佈置在中國各地的特務機關，迅速完成勾結漢奸密謀暴動的計劃；再次，便是在那些尙未深入的中國內地，積極進行秘密組織；最後是實施「以華制華」的政策，破壞中國的統一，鼓勵中國的內戰。這幾套把戲，從過去一年來的日本侵華政策看來，的確是獲得相當的成功。然而最不幸的，就是中國的人民「日就覺醒」，並且連一部分軍政當局也感覺所處地位的危殆而主張抗日，主張聯合英美法蘇這些愛好和平的國家一致抗日。這一來，倒使得日本帝國主義的忠臣孝子，有些左右爲難了。



「機會」到來的日本侵略家，好容易才製造出一串的「不幸事件」。自成都、北海事件發生後，接着又有上海，豐台事件發生。於是負有執行日本國策使命的大臣，就來一個北進南下並駕齊驅。正當那些軍閥發出瘁笑，滿心以為又來一回東北、熱河如法泡製的把戲；那曉得，這却未能如願以償，不甘願做亡國奴的中國人，像晴天霹靂地給侵略者以「抵抗」的反響。過去以「一二八」戰爭寫成中華民族一頁光榮史的十九路軍，在北海使得「帝國」的軍艦，只能徘徊於海口之外；而那在喜峯口抗戰過的二十九軍的民族英雄，也在豐台以槍炮向「皇軍」對抗示威。同時，全中國民衆的強硬堅決的抗日行動，使東京的報紙，每天都要大書特寫。

但是日本軍閥，豈肯干休，但事已如此，又將奈何。想起北進政策的後半段工程尙未完成，於是回過頭來，就嗾使內蒙傀儡，舉兵犯綏，正當日軍忙於

輸送軍械子彈，以期一戰而下綏遠，再戰而奪取山西掃蕩華北的時候，那知守土有責的傅作義將軍，決不是湯玉麟之流，在全國民衆一致擁護抗戰聲中，竟爲中華民國四萬萬同胞，爭了一口硬氣，不但給敵僞以迎頭痛擊，而且一鼓而奪回百靈廟、大廟等久懸太陽旗的要隘，嚇得敵僞抱頭鼠竄而逃。同時又揭穿了他們「以華滅華」的詭計，喚醒了大批被騙僞軍的投誠。

這消息一傳到東京，使得日本統治階層中主張穩健侵華的一部分人士，大爲震駭。想到日本人民最後的一點血汗，地主財閥們的利潤，被軍閥們毫無計劃地犧牲掉，實在心胆俱碎。那像炸彈似的議會彈核，終於爆發了。寺內陸相，雖經幾度咆哮，但廣田內閣畢竟在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三日宣告倒台了。

#### 四 南下海洋策定雙重

且說廣田內閣倒台之後，島國內部，大起恐慌，迭經挫折，才由九一八時積極主張侵華的林銑十郎大將組成新閣。這位將軍，曾經做過陸軍大臣，而且和元老財閥有勾結，所以這次能夠登台拜相。他拜相後，一面接受軍部的要求，一面却又不能完全排斥議會。當他看到中國的統一運動，經過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中國人民擁護對內和平，對敵抗戰的情勢下，急忙掉轉舵頭，想到這時候，如果對華依然採取積極的軍事進攻，一定會招致空前的失敗，不如暫取「軟性」的侵略方式，倒是一個妥當的辦法。於是對華方計，表面上又復活了「中日經濟提攜」的政策，想騙得中國喜歡和日本講親善的大人先生，好緩和一下中日緊張的空氣，打破所謂「僵局」，一待「有機會時」，再觀後效。

但是，這位掌舵的先生，他不是把舵轉過全面，只緊緊地握着那太平洋上風雨飄搖中的危舟的舵柄，想使這孤舟終能駛近亞洲大陸去吧了。二月四日

同盟社從東京傳來的電，說得很清楚：「聞林內閣關於外交方針，不欲急激變化，而企圖漸進的轉換，即前內閣以日德反共協定的成立爲契機的積極化的外交方針，由林內閣追從其既定政策；大陸政策，也次第加以強化……」。這回事，林首相非常明白，他在二月二十六日的四省會議中，親自提出不變「廣田三原則」，不過是在「運用」上加以「慎重的考慮」吧了。原來這位軍閥的本相，主要的還是要強化「大陸政策」哩！

不僅如此，這位戰神的密計，還想到單靠北進的大陸政策，不足以「征服支那全土」，不足成爲「安定東亞的勢力」。所以他在二月二十日衆議院總會中答民政黨議員櫻井關於南進政策方針的質問說：「對於移民及原料問題之解決，不偏重於大陸，當充分考慮南進之方策。」

說起這個南進政策，並不是什麼新的名詞，他早在日本侵略史中，暗中起

過作用的了。當伊藤博文割佔台灣時，這位老軍閥即已替「帝國」開闢了南進的根據地。自九一八對華實施大陸政策以來，南進政策也不斷在加強。一九三五年秋間，日本海軍部曾經發過宣言，主張適合於戰略的要求和國防的必要，必須斷乎南進。及至二·二六事變後，從退出倫敦海軍會議趕回國來的永野修身，做了海軍大臣，他一想到「帝國」的門面，還非得靠海軍來光大不可。日本宣佈廢棄華盛頓條約，目的就是要爭得做一個獨霸東亞的「安定勢力」。於是永野在「三相會議」中，名正言順地提出國策重定，要求在大陸政策之外，再確定一個海洋政策。自然這些帝國的骨幹的建議，無不言聽計從。從那時起，所謂南下海洋，就和北進大陸相輝映而成日本帝國主義左右開弓的侵略國策了。

四說南進政策既已正式定為國策，那三菱造船所的工作，便日夜忙碌起

來。島國海軍省裏的軍閥，雖然不是承繼田中的系統，但他們却不能不熟讀他的遺訓。他們想到明治大帝征服支那的最後使命，是需要他們這批孝順子孫才能完成。他們自己雖然沒有定出大綱，繕呈奏摺，拜受皇帝欽賜的御獎；可是他們也有大體的計劃。那計劃的一方面是首先完成包圍中國中部和南部的形勢，以便隨時進佔「支那」的領土。他們已經學得先人的遺教，要先在中國各地樹立分裂中國統一的傀儡政權。以台灣爲根據，經過台灣海峽，那便是中國華南第一道門戶的福建。果然福建醞釀的「自治」運動，在去年曾經鬧動過一時。再看那計劃的另一方面，是這批忠臣孝子，想到「帝國」將來要在太平洋上與英美實行龍爭虎鬥，成爲「安定東亞的勢力」，就不得不把海軍的威力，向南洋羣島方面發展，所以南進政策的第二個指標，就是要奪取新畿內亞，婆羅洲，菲律賓等處，以截斷英美在遠東的勢力。果然，最近民政黨黨員櫻井

在議會中竟有提出要求荷蘭永遠將新畿內亞島讓與日本的建議（二月二十八日中央社東京電）。

這些陰謀，正是所謂南下海洋的國策。「帝國」的海軍將士，也學得了陸軍專等「機會」的手法，去年成都，漢口，北海，上海事件發生時，帝國的健兒們，曾經表現過他們的威風。只可惜這樣的威風，已經嚇不退中國覺悟份子的勇敢，可是海洋政策的發展，事實上也是未來的蛟龍。眼看新內閣南進政策的考慮，中國中南部的半壁河山，又將有山雨欲來風滿樓的隱患了。

配合大陸政策不足的海洋政策，顯然是日本帝國主義併吞中國和獨霸東亞的一個國策。然而這國策的運用，到現階段已經碰到一大釘子。日本「帝國」的窮困，已經激起國內大多數人反抗蠻幹的呼聲了。但假如說中國全國同胞還沒有完全覺悟，英美的外交還不急速改變方針，那麼，東亞的和平，還是要被

日本少數侵略主義者的烽火燒得片甲不存的。這正是東亞不甯，實北進南下政策爲殃；「帝國」多難，乃窮兵黷武主義作祟。要知後事如何，請看下節分解。

「所謂『非常時』，是要從最痛的地方下手，是要下決心去幹。……首先農民非常困苦，這件事是大家都知道的，農民困於不相稱的重負担，這件事政府諸機關也承認。……爲了保持負擔的均衡，在非常時的現在……實行增稅，是當然而又當然的事情。然而，就是這樣的事，也非用壓力不可。再，國家底債增加了，很困難，但從公債底利息方面也並不是沒有方法可想。財閥也許反對，但可以用壓力把他們的反對克服。」

「……爲了填補赤字而削減軍事費的話，日本的軍備不是要弄成零了麼？……現在的情勢是：日本就是變成了骷髏，也非拖上砲前進不可！」

——中野正剛（右翼國民同盟的中堅分子）——

「日本工業生產力，自滿洲事變以來，增加二倍，而軍事預算則增加三倍，故物價昂貴，威脅國民生活，以及預算不消化，乃爲當然之歸結……至於目下無路可走之外交問題，大致有下列各件：一、對華外交已瀕於全部停頓之狀態；二、對蘇漁業條約，陷於未能批准之勢；三、日德防共協定對於國內外釀成多數誤解……應請政府以嚴肅之憲義，給予明白之答辯。」

——濱田國松在議會中的質問

#### 第四節 察現狀外強中乾

##### 一 幾重負擔內政迭生變化

話說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從中國搶去那樣一大批土地財產，本可一時解救日本資本主義內部的恐慌。但是，由於搶去的土地財產，只充實了地主資本家的腰包，穩定了軍閥財閥的統治權力。在另一方面，軍事行動所耗費的軍費負擔，却完全落在日本被壓迫的大衆身上。所以日本統治者在九一八事變後，反而替日本創造出一個「非常時」的名詞。

在非常時期裏，第一件大事，就是要編製一個龐大的預算案，軍閥的要

求，每年都是向上昇的。這一來，多累得那些財政大臣，流了不知多少熱汗，才想出填補巨額「赤字」的辦法。

且說日本的「國寶」高橋是清，他做過好幾代財政大臣（藏相），他是日本金融資本的「老台柱」。九一八事變後不久，他又第五次入閣拜任藏相了。這位日本的理財專家，很得財閥和產業資本家的崇仰，他的手段，是要替日本資本主義開闢一條穩健的道路，他反對過分右傾的法西斯蒂。因為他很明白日本資本主義的弱點，原來是虛張聲勢的「外強中乾」。他的穩健，並不是放棄侵略主張，只不過是要在有利的條件下，以最小的犧牲獲得最大收穫的一種經濟主義。他之所以反對右傾的法西，也不是因為他們不為「帝國」盡忠，而是因為右傾軍閥的軍事費過於膨脹，要再在人民大眾身上去剝削，倒反引起大眾的不安，對現狀不利。這位老先生一面這樣想，但他一面又不能不盡量滿足軍

閣的要求，他從昭和六年末（一九三一年）上台，一直到十一年（一九三六年）二·二六事件被手槍送掉老命止，可謂想盡方法，才把日本「非常時」，渡到另一難關。他的豐功偉績，就是一手完成了下面執行大陸政策的一篇躍進的軍事預算案。

年 度	軍事費 (百萬圓)	總預算	軍事費佔總 預算的%
一九三二——三三	四〇九	一、四九八	二七%
一九三三——三四	六九七	二、〇一二	三五%
一九三三——三四	八五二	二、三二一	三七%
一九三四——三五	九四二	二、二二三	四三%
一九三五——三六	一、〇三三	二、二九三	四六%

這張支票，不知費了高橋老先生若干的心血，當他一想到，歷年以來，雖

說在中國搶過那許多地方，財產，但是日本總是一個窮光蛋，單是那筆軍事費，已夠日本人民負擔了；而老百姓的血汗榨到某種程度的時候，他們就要起來造反，這是一。其次他想到龐大的預算表固然編成了，可是那合不權縫的「赤字」公債已發行到一百萬萬圓，這真是如何得了。就拿財閥資本家的利潤來說，那些投於軍需工業的資本，只不過化為青煙就消散了；而那投於開發東北的資本，又不一定完全都賺得回來，同時，東三省的「匪賊」（指義勇軍）又那麼神出鬼沒，中國的人民，正到處起來反抗，如果只是有出無進，前途的發展還堪設想嗎？這是二。高橋一想到這些，不由得胆戰心驚起來。再從別方面得來的報告，事實上吃不消幾重負擔的農民和工人大眾，甚至連那些沒落的小資產者，都要挺而走險了。政府對於人民的壓迫，也不能說不盡力了，幾次大檢舉，監禁，「思想統制」，「文化統制」等等「現代文明」方法都使用盡

了。爲什麼農民暴動事件會層出不窮呢？（如昭和九年總數爲四、五八四件；十年爲五、五二二件。）工人罷工事件也愈來愈兇呢？（如昭和八年爲一、六三八件，九年爲一、六七三件。）更奇怪的，就是左翼運動在不斷地打擊之後，還是保持着他的勢力，而且這種勢力，是慢慢地正走上團結聯合之路，所謂「人民戰線」就是這樣形成的。

高橋一再考慮之後，覺得這幾年算是用「武士道」的光榮才把日本大眾的神經麻痺，使他們爲「帝國」流盡汗血，但是乾枯了的日本金融財政，實在無法來填補軍閥的慾壑，要不然的話，日本帝國主義的老命，都要被這些「急性兒」送終了。高橋這麼一計之得，便打出另一個主意，要保存中小資產者最後的生命，要把金融資本的地位使其不致發生動搖，就毅然決然改變財政方針，實行所謂「低金利政策」，以圖暫時挽救破產得不堪的農民；採取「公債漸減

主義」來補救填不起的赤字預算，使國民過重的負擔，稍微減輕一點。

那知軍閥們的頑腦，是那樣的頑固，並沒有想到這位「德高望重」的「國寶」的煞費苦心。急進法西斯軍閥，眼看一九三六年二月選舉的失敗，左翼與自由主義的勢力搶了上風，他們的剝削制度，一定要受到致命的打擊。於是少壯派青年將校，竟以恐怖的卑劣手段，暗殺各元老重臣，這位高橋老翁，也不免作了血染白髮的冤鬼。這就是所謂二·二六事變。

轟動全世界的日本二·二六事件，比起一九三二年五·一五事件，其性質更爲嚴重。雖說這兩次事件，都表示日本軍事法西斯的抬頭，但二·二六以後日本行政機構是更加右傾了，軍部支配內閣的權力更大了，國內的壓迫統制更強了。同時法西斯勢力和自由勢力的鬥爭也更尖銳了。所以這個時期，就成爲「非常時」的一個轉變點。

承繼二·二六事變上台的廣田內閣，是在軍部的指揮刀下活動的。藏相馬場，一變過去高橋的財政方針，課大衆稅，增發公債，一再向軍部磕頭，才編成三十億元以上的龐大預算；可是這預算，一方面還不能滿足軍閥的要求，一方面又未能獲得財閥的歡心，自然日本人民更是吃不消了。就在這左右夾攻之下，那些看到日本「國難」的政黨代議士，到這時，已經忍無可忍，於是在一月開幕的議會中，居然提出碎擊政府的舌戰，政友會的濱田國松，更是毫不客氣地攻擊內政外交，特別斥責軍人干政的錯誤，經過這樣一場大風波，廣田內閣終於瓦解了。

廣田內閣的坍塌，一面反映出日本人民反法西斯統治的增強，表示自由主義在日本還保留着一線曙光；另一方面又表現軍閥對廣田弱體內閣的不滿。日本軍閥要積極實現大陸政策和海洋政策，他們就愈是想把政權奪到手裏，造成一個

東洋式的法西國家，對於任何障礙他們意志的，都要給予迎頭痛擊。因此，日本統治者的內部才不斷起着分化的作用，右傾的勢力在內政上逐步走上強化法西的過程。林內閣就是應運而產生的。

且說這位飽經事故的林銑十郎，他登台之後，一面看到國內人民的反感，一面看到外交的孤立，心理實在大爲恐慌，目下最棘手的就是如何完成這筆軍事預算。想起結城豐太郎到是一個有力的幫手，於是請他出任藏相。話說結城以興業銀行總裁的資格，當然又是財閥的「救星」。當他「坐車」上任，就獲得工商業關係的六個主要團體的盛大歡迎，說他「白晳瘦身」，乃「非常時日本的太陽」。果然，他一見那些大老闆的苦悶，原來是爲了解決不了三十億四千萬圓的龐大預算案，於是他屈指一算，計上心來，就主張修正預算，把總數目減少一點，但是他對那些武夫却又不敢得罪，所以軍事費還是照樣。同盟社

東京來電，講得很清楚：

「昭和十二年度之修正預算案，業於二十六日由政府提出於衆議院，其總額爲二十八億一千五百三十六萬八千圓，比前內閣預算減少二億二千餘圓。但因陸海軍應停止實行之預算四千六百萬圓，尙未扣除，故較實際預算總額二十七億七千萬圓爲大……。」

財神的「救星」，雖然把預算拚命縮小，把發行公債從八億二百萬減到七億七千二百萬圓；但是島國的泥沙，終變不成金砂，所以這重担，還得從人民大衆身上去打主意。結城的法寶，是打起「拋棄馬場原案」的招牌，要「根基於現行稅法，採取增稅與設置新稅的方法」。實則他比起馬場還要厲害，他不僅想到「增稅」，而且還佈置了「新稅」。他賣力於減少發行公債，但他却說「到了發生歲入不足時，以地方財政交附金的減少或臨時增發公債等辦法來抵

補」。無怪乎他穿起「自由主義」的外衣被人尊敬爲「非常時日本的太陽」，但是老百姓活怕「臨時增發公債」，因爲這玩意，原是結城替軍閥編成一個「準戰時的經濟體制」的財政政策。

日本帝國主義的謀臣武士，一點沒有放鬆大陸政策的執行。日本「準戰時的經濟體制」，已經逐漸編成，林內閣要把大陸政策繼續強化，也一點不是吹牛。固然大陸政策對中國是一把侵略的屠刀，即對日本人民又何嘗不是剝削的利刃。日本軍閥愈要窮兵黷武，日本人民就愈要起來反抗他們，他們便愈要極盡壓迫的能事，這樣，便會使得日本的內政，愈要走上右傾的過程。

這過程不只是日本統治者本身的矛盾展開，這過程是配合日本人民爭取自由運動的進展；不僅如此，這過程，還要使中國所受的茶毒更將變本加厲，同時，中國的反抗運動也一定會加強。

幾年來大陸政策的教訓，是明顯地告訴給我們的了。

## 二 一意孤行外交頓感棘手

閒話休提，書歸正傳，且看日本自實行大陸政策以來，國內人民既沒有受到半點侵略得來的恩惠，反而愈是增重了他們的負擔，以致內政上不斷地發生變亂，前面已經說過，這裏暫且放下不表。回過頭來，再看一看日本的外交關係，又弄成怎麼一個樣兒了呢？

話說九一八事變之時，日本既以破竹之勢，對中國不宣而戰，加以中國的「退嬰」政策，大有一帆風順，直搗南京之概。那時候，她以軍事的勝利，那裏還想到什麼外交不外交。正當那時，中國這個受傷的原告，錯投衙門，走日內瓦的路線，迎頭就碰着國聯拒絕受理的釘子，這是說歐洲兩大帝國主義的英、

法，對於日本侵奪滿洲之舉是加以特別容忍的。於是中國這隻「迷途的羔羊」，不知如何是好？翹首東望，滿心希望美國會出頭幫忙；那曉得美國國務卿史汀生，只是口頭上責難日本破壞九國公約，凱洛格非戰公約；而內心裏只要日本能夠答應維持門戶開放政策，不關上東亞的大門，她是容許其侵佔滿洲的。

原來在那個時候，日本的聰明外交家芳澤謙吉，他是很懂得紳士們的心理的。他看穿了英國唐寧街的夥計，正在培植一個西方反蘇聯的警犬，要把德國提拔起來；一面德憲法國担任歐洲反蘇聯的前衛；同時在東方也想培植一個反蘇聯的獵狗。此外英法兩個靠殖民地吃飯的國家，更怕中國走到新的出路。日本外交家，抓到這一個弱點，於是連嗽都不咳一聲，就自告奮勇地担起東方反蘇聯的重任；回頭再向着美國表示一下「歡迎投資」，於是這些與遠東有密切關係的帝國主義，都被東方這隻守衛警犬迷惑着而任其爲所欲爲了。

只是那可憐的中國，徘徊在歧路上，畢竟做了世界經濟大恐慌後的第一個犧牲品。

日本的統治者，真是高興得手舞足蹈，外交上的勝利，是等於把中國孤立起來，而中國又左手握國聯的符咒，右手執着不抵抗的招牌，這樣就造成日本一帆風順的黃金時代，東三省是被她很快地就佔領了，大陸政策的第一步工作樂觀的實現了。

馴服的中國，依然很忠實的相信國聯能夠主張正義，所以又把「滿洲國」這個私生子，帶到日內瓦那座大衙門去請求確定身份。這時候，英國紳士似乎帶上了眼鏡，看到日本的行動有些大拂人意，想起滿洲的利權，實在不大放心，結果，一面敷衍中國，一面爲了自己的權益，才派來一個由李頓爵士領導的國聯調查團。

話說李頓到過滿洲之後，覺得日本的居心叵測，然而對她却並不表示反對。回到日內瓦，即忙將所見所聞，草成報告書一通。中國的外交家，以為這一定是「正義的呼聲」了，那知其中的大塊文章，只做到英日兩國利益的那一面，反而把主人公中國趕入山海關以內，幸好英國紳士還多少留了一點人情，替中國留下對滿洲的宗主權。從那時起，大英帝國又開始做着和日本和平分贓中國的美夢，以為這樣，既可以結成反蘇陣線，以保障東方殖民地的安堵無慮，又可以和爭霸世界的美國比個我強你弱。而對於日本，一定會使她感恩圖報了。

英國紳士的計劃果然不錯，那知道東方魔王却不受招撫，她要「征服支那全土」，要獨霸東亞，國聯要想牽制她嗎，她就決然退出國聯，紳士們要來嚼嚼嗎，她就請你滾開。所以自四一七天羽聲明後，日本帝國主義的真面目，才

稍稍觸着英美的視神經，他們才轉向留心這東方的警犬，究竟是向着什麼人在亂咬。從這時起，日本的官僚外交家廣田，又標出幣原用過的「協和萬邦」的外交原則。而英美也積極地想插足遠東，不然，東亞大門果真被東洋小鬼關上了，那才是老虎會吃狐狸的虧哩！

果然，田中奏摺裏「第三國投資滿蒙之歡迎」，居然「淆亂」了世人之耳目，一時英、法、美的經濟考察團都到偽滿去觀光了。

英美各帝國主義對於日本侵華的寬容，和中國對日外交的「忍讓」是一樣的。但是也有一點兒不大相同，自日本聲明廢棄華盛頓條約，退出倫敦海軍會議以後，日本大陸政策的鋒芒，似乎刺激了英美外交官的神經，英美的矛盾儘管很大，但當日本對華動「刀工」的時候，他們鼻子裏也得哼哼自己的主張，也得唱唱英美合作來嚇嚇這匹無羈的野馬。特別是英國，隨時都還是幻想和這

舊歡重溫好夢，後來見事不妙，才趕急派出帝國的「智多星」羅斯到中國來奪取這有關中國生死存亡的貨幣權，然而羅斯依然低聲下氣的到東京去講平分東亞秋色的條件，那曉得，從島國吹過來的日本海的海風，竟吹得這位術士掃興而歸。這個時期，日本對英美的外交，雖然還是保持上風，可是本質上已經起了動搖，只有對華外交，她一直走的是順水推舟。

這且放下不提，回過頭來，看看這東方的警犬，如何對付她心目中的大敵——蘇聯呢？聰明的日本外交家，他們很明白蘇聯的和平外交政策，很了解帝國主義對蘇聯的心理；而且很知道蘇聯和中國是不能讓他們聯合起來的。所以，在三年前就買得了中東路；日本的軍閥只須站在滿洲邊境上吼幾聲，就可以馬上督師西進或南下，於是中國沒有話可說，帝國主義列強也會表示含默的。幾年以來，日本對蘇聯表面上是其勢汹汹，實際上却什麼也不敢動作；可

是「征服支那」的目的，倒因此獲得若干的便利。

但是，征服中國和霸佔東亞的大陸政策要能完全實現，事實上就有兩個不能避免的矛盾：一個是中國人民的反抗日益加深；一個是英美的干涉，必定不能坐視。這樣日本外交便完全陷於孤立狀態，而且事實上已經陷於孤立狀態了。於是那出使過歐洲的有田外相，臨機應變，想到過去曾利用意阿之戰和德國重整軍備等機會，日本在遠東趁火打劫，才得到許多便宜。那麼，要完成明治大帝的遺策，要挽救日本帝國的危機，事實上就非完全排斥英美的勢力和聯絡擾亂世界和平的同志不可。這樣德日協定和日意條約，竟在一九三六年冬公諸於世人之前了。

到了這個時候，日本大陸政策的本來面目，才被大家看得一清二楚；英美的紳士不禁爲之駭然，而在這個時候，國際外交關係已經分成兩大營壘，英美

法蘇大有形成和平陣線的可能；同時，在中國，全國不願作亡國奴的人，都舉起拳頭來，不光是要抵抗侵略者，就連漢奸也要打倒，因此，川越大使是出乎意料的碰着「反要求」，「外交途徑」已經不能再欺騙中國人了；接着綏遠抗戰爆發，更是使中日外交陷於「僵局」的要素。

這消息一傳出，日本國內就頓時騷動起來，那些盡忠於日本資本主義的代議士，再也忍耐不住了，眼見一意孤行，是葬送「帝國」光榮的預兆。果然，一九三七年一月的議會質問戰中，廣田內閣，竟因財政，外交兩大問題，被議會打出覆轍了。這正是：政策誤用，徒使現狀多艱窘，同盟爛結，豈料前途更坎坷。要知後事如何，請看下節分解。

「帝國對華工作，此後應採「以華制華」主義……純採不戰而勝之方式。倘如中國官民，毅然抗日……帝國之勝利，殊有大量之危險。須知九一八迄今帝國對華之歷次作戰，中國軍因依賴國聯而行無抵抗主義，故皇軍得以順調勝利，及後，華軍昧於知己知彼之認識，受帝國皇軍威脅，而竟疑神疑鬼，轉成普遍的恐日病，帝國相煎愈烈，中國之惶惑亦愈甚……倘彼時中國官民一致合力而抵抗，則帝國之在滿勢力，行將陷於重圍；同時反滿抗日力量之集結，實行大規模之游擊擾亂，則皇軍勢必苦於應付矣。時至今日，環境有所改變，但全華各地潛在抗日之實力，在在皆是……」

——松室秘密情報

「最可恐怕者如支那民日就覺醒，雖內亂正大之時，其民尙能兢兢樣

仿日貨以自代……加之我國商品專賴支那人爲顧客，將來支那統一實現，工業必隨之而發達……於是我國對支貿易必受大打擊。」

——田中奏摺

## 第五節 估前途凶多吉少

在下說到這裏，不免要來一番插話。前面幾節，已把日本大陸政策的起源，本質及其發展經過略加分辨了，剩下來的，只有大陸政策的前途，究竟會演出一套什麼樣的魔術呢？我們試來猜一猜吧！

打開窗子說亮話，日本的大陸政策，就是日本帝國主義最主要的殖民政策。牠一方面是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結果，一方面是完全以併吞中國爲主要的對象。所謂「獨占東亞」，「稱霸世界」乃是牠最後的目的。牠不惜與蘇聯美國一戰，排斥英美及其他勢力於遠東之外，一定要在征服中國以後才會直接轉換牠的刀鋒；但同時在侵略中國的過程中，就是打擊其他勢力的一種準

備。我們一定要把這一點認識清楚，才不致被日本侵略主義者的「進攻蘇聯」，「與美開戰」等煙幕蒙蔽，而幻想從此中苟延殘喘。英美等國也應該把這一點認識清楚，才不致以爲日本侵略中國是會替她們留下插足的餘地，而不是排斥她們的既成勢力，自然，更不是替她們做「反赤」的先鋒了。

這且不說，我們更不要以爲日本內部的矛盾，終於會打倒侵略者的勢力，至少是可以減輕他們的火焰。固然，日本人民大眾爭取自由和平的奮鬥，是會給予法「侵襲主義者以莫大的打擊，甚至是消滅牠的因素；但是事實告訴我們，日本是一個極度貧困的資本主義國家，日本軍閥財閥們得能維持他們的統治地位，就是靠了自明治維新以來大陸政策的着着成功。帝國主義發展的邏輯，能夠壓迫國民大眾繳出最後一點血汗來穩定政權，完全是依賴對外侵略的勝利。這勝利如果能夠繼續保持一線曙光，至少是可以欺騙麻醉國內一部分人

的文士，而使舊有的關係得以不致馬上崩潰。

歷史給我們的教訓，實在很多了。就拿墨索里尼與希特勒的統治來說，儘管德意兩國的人民把大炮灰當麵包吃，啼飢號寒，哀鴻遍野，但只要墨索里尼當着意國大眾面前還能把阿比西尼亞的血畫成意大利的邊界；希特勒還能把國社黨的旗幟在萊茵河，但澤等地展開，法西德意的黑雲，還是掩飾了國內的反抗的。但是當阿比西尼亞起來作堅決的抵抗，德國活動受到阻礙的回響時，意大利推翻墨索里尼的謠言遽起了；希特勒主張復辟的傳說也甚囂塵上了。這些，就是說，雖然侵略主義者必然有走上「此路不通」的一天，但能迅速給侵略主義者以致命打擊的，還是被侵略者的英勇抗爭。

這道理在東方侵略主義的發展過程中，已經不知有過多少實例。有些人，只知道日本的內政變化，是從日本內部發展出來；而不知道今日的世界，已經

是帝國主義爭奪殖民地的世界，外部反侵略的勢力，也是影響甚至加速侵略者內部矛盾的直接原因。更有些人，以爲日本內部矛盾的展開，才是中國復興的出路，而不主張抵抗侵略。結果，是助成日本侵略主義者對內統制的加強，對外侵略的加深。

九一八事變以來的種種事實，最明白地指示了這一點。在下不厭其詳，再簡單地來分析一下。

日本帝國主義既以大陸政策爲中心，步步加緊對中國的侵略。在其侵略過程中，有進攻前的「準備」，有進攻時的「實踐」，有進攻後的「成績」。日本企圖「併吞中國」，決不是一口就吞得下去的，所以牠的進攻工作，是按着一定的步驟，分期實現。假如我們只看見「九一八」的突變，而忘記田中奏摺中的「準備」工作那是「錯誤」。假如我們只看見形成今日華北的局面，忘記

「滿洲國」「冀東」傀儡的「準備」工作，那也是錯誤。假如我們只看到日僑優綏，忘記內蒙偽組織的「準備」工作，那更是錯誤。根據這個道理推下去，則將來日本侵華的許多「實踐」，就是目前各地經濟權的攫取，特務機關的設立，軍事交通路線的建築，文化設施的麻醉等「準備」工作的成熟。只要「機會」一到，由「實踐」而成功，當然就不足為奇。

日本侵略者的謀士，他們完全見機而行，他們一方面不斷地「準備」，「實踐」；他們一方面又在找國際間給予他們的「機會」，找中國給予甚至由他們創造的「口實」。從伊藤博文到現在，都是玩的這一套手法。因此，他們看見政治經濟各種「準備」工作成熟後，就馬上實行軍事的進攻；軍事進攻獲得成功後，又馬上展開第二步政治經濟侵略的「準備」。並且他們又善觀與中國有關係的其他國家的「氣色」，也會利用中國的輿情，只要可以「硬上」便動

「刀工」；如須「軟化」，便談「親善」。日本幾年侵華的實績，有時是以軍事爲前驅，隨即佈置「準備」的工作，有時，是以政治經濟的方式打頭陣，而以軍事爲後盾，有時却又又是軍事政治經濟幾路並進，使中國窮於應付。這些，一句話說完，無非都是實現大陸政策的各種方式，不過在運用上是隨機應變吧了！

自九一八事變至熱河失陷造成華北停戰區域止，很顯然，日本是以軍事爲前鋒的。自華北混亂局面造成以後，則一變而以外交爲名佈置軍事進攻，以經濟爲名佈置政治勢力，說顯明一點，就是各種侵略兼施並行。所以由過去的經驗看來，不管「軍事途徑」也好，「外交途徑」也好，「提攜」也好，「調整」也好，「共存共榮」也好，「共同防共」也好；「水鳥外交」也好，「焦土外交」也好，「萬邦協和主義」也好；日本軍閥的急進政策也好；財閥的緩進

主張也好。名詞雖多，目的則一，那就是日本帝國主義舉起大陸政策的大刀，對準中國這弱小民族亂砍，砍斷手則得手，砍斷足則得足。但只要中華民族的腦袋不被砍斷，日本的大陸政策是永遠不會實現的。

然而，這僥倖是太冒險了，日本之進攻中國，在日本資本主義矛盾未澈底解決以前是決不會停止的。所謂大陸與海洋同時並進的國策，又在標榜「中日提攜」的林內閣的議事日程上，顯出可怕的「刀光劍影」了。

照這樣說，那麼，日本大陸政策的前途，無疑還是勝利的進展了，中國畢竟要被牠完全宰割了。這又不然，話須得說回來，就是說，日本侵略主義者的種種陰謀，如果被我們看清楚，其他與遠東有關係的國家，也明白日本獨霸東亞的意義，大家有了共同的認識，日本大陸政策的前途，就一定會凶多吉少的。

這認識的確已經有了基礎，在下那敢說謊，請聽道來：

第一，中國全國上下，已經非常覺悟起來，在全國一致呼籲「對內和平統一」的口號下，掃除了過去一向自相殘殺的內爭。同時，就是消滅了日本進攻便利的「機會」，也就是擊破了日本「以華滅華」的陰謀。換句話說，日本「破壞中國統一」，挑撥中國內戰的政策失敗了。事實告訴我們，去年夏天西南事件與冬天西安事件，能夠得到和平解決，再經過今年三中全會，中國國內和平統一的曙光，正在東亞大陸上放出異彩了。這是一。其次，中國全國上下，不僅要求「對內和平統一」而已，並且還擁護「對敵一致抗戰」。如果說前者是消極給日本大陸政策的打擊；那麼，後者便是積極給侵略主義者的致命傷。事實最明白，自綏遠抗戰以來，中國全國同胞援綏運動的真誠熱烈，無異從黑暗的亞洲大陸，衝出一道萬丈光芒，眼見這局部抗戰的展開，就要成爲中國全民

禦侮救亡的信號了。這是二。至於那些被日本帝國主義欺騙麻醉的一部分滿蒙民族，自中國軍事當局提出「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警語後，他們都紛紛攜械投誠，掉轉槍頭，向他們真正的敵人施放，這不僅是粉碎了日本侵略主義者的假面具，而且是中華民族完成解放的一個預兆，這是三。綜合這三點，還能說不是日本大陸政策的末路嗎？

第二，就日本的內部說，二·二六事件與最近廣田內閣的坍台，我們雖然看到日本政權更加右傾；但是這兩次政變的原因，我們一點也不能忽視是日本人民在中國抗敵運動加強的刺戟下，起來反侵略的表示。首先，日本人民，一向就是反對侵略的，而在統治者實踐大陸政策的過程中，更受不了過重的軍費負擔，加以各種統制的高壓，他們就毅然起來反抗，二·二六事件前的選舉運動，不僅表示出兩種力的鬥爭，並且是右傾侵略勢力的失敗。其次，在日本統

治者內部，那些帶自由主義色彩的政黨黨員，由於幾年來窮兵黷武的結果，把日本弄得民窮財盡，他們也就不大聲疾呼，他們特別提出對華外交的質問，便是顯例。廣田內閣的倒台，更是表明出大陸政策在日本國內，促成了法西斯主義與自由主義的硬碰。這種內憂，還能說大陸政策會有康莊的出路嗎？

第三，國際關係是轉變了，特別是英美兩國是發急了，過去牠們雖對日本一向「寬容」，但眼見大陸政策的刀光，一步一步地逼進牠們的眼簾；而自德日意大勾結陰謀實現後，遠東的危機更加擴大，牠們自己的利盛，朝不保夕。一向和平分贖的夢，到現在已經被這東方警犬的狂吠聲驚醒了。整個世界的安全，已經在東西方侵略主義的聯歡聲中，迸出破裂的巨響了。於是，在全世界人士促進英美法蘇結成民主和平陣線的希望下，牠們也要考慮日本大陸海洋政策的一舉一動了。這一點，我們雖說還不敢抱最大樂觀的信心，但至少是啓示

大陸政策如果一意橫行，其前途將碰着鋼鐵做成的硬釘子。

總而言之，日本大陸政策不到某個階段，它是沒有止境的。但是那些主張大陸政策的日本「武士」，却並不是毫無顧忌。田中怕「支那民日就覺醒」（見奏摺）；松室少將也怕「中國各實力派精誠團結，自力更生，由覺悟而聯合抗日」，又怕「中國當局之聯蘇英美而進行抗日」（俱見秘密情報）。中國全國同胞是覺醒了，精誠團結了，中國聯蘇英美的時機是成熟了。這正是「抵抗方有出頭日，侵略豈無止境時」！日本大陸政策的末路，還得由我們來安排呀！

黑自叢書之五  
日大本陸政策

每冊實價貳角  
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 柳乃夫

主編者 錢俊瑞

發行者 黑白叢書社

總經售 生活書店

上海福州路  
第三八四號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  
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  
三版

572

47725

3C

29.313

20